

娴足以知学之未讲”，又说：“格高品秀、学艺俱粹”的音乐家，“今世已不可寻”，作者“与古为徒”，将史书古谱中有关历代琴人轶事的记述，集中论列，作为榜样，强调人品的重要。

最后一章《琴辨》是作者对琴的判断的经验总结。从木质种类，腹内题识，到断纹识别，声色区分等，全面考察琴之优劣。他说：“声之妙者，不在大小，必有异趣，偶然动弦，神思顿开，如此抚大操一任纵横曲折。”并从实际出发，主张琴之上品，不仅仅满足于断纹的美，应注重声音效果。有的琴断纹甚佳，但声色平平，亦不足取。

裴铁侠毕生精力，放在“三尺枯桐几案间”，以琴自娱。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诗人曾圣言有幸于裴府多次聆琴。裴去世后，他作《双雷引》以记之。诗中有“万壑松风指下生，三峡流泉弦上鸣，移宫换羽随手变，冰丝迸出长门怨，欻然急滚声嗽嘈，天风随浪起海涛，问君何处得此曲，使我魄动心魂摇”之句，足见裴铁侠技艺不凡，抚琴挥洒自如，感人肺腑。

1936年和1947年，裴铁侠在成都两度组织琴社，为当时古琴艺术的交流和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四十年代后期，裴将其几十年打谱操缦之体会和见解编辑成册，这是自1876年张孔山等人合订《天闻阁琴谱》之后七十年来，四川又一部琴曲辑录和琴学著述留存于世。作者有感而发，尽情抒怀，不拘泥于古谱典籍。编中文词，清新自然，与琴曲相映成趣，具有现代琴家著述之特点，不失为研究现代琴史及琴文化的可贵文献资料。（责任编辑：谭奇才）

作者通讯处：成都市歌剧院院

注：①文中提及李璠、雪鸾、夔和三名，均系一人。

②毕铿博士将裴铁侠赠送的《今虞琴刊》、《沙堰琴端》两书，于1967年退休时赠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现藏于该图书馆的“毕铿赠书专柜”中。柜中收有关于欧洲之外的音乐方面的许多书籍和手稿。

群策群力，走出困境

众所周知，文献情报资源是图书馆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图书馆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如果资源贫乏，重点学科文献收集不系统不完整，覆盖率很低，就谈不上为教学科研提供文献情报及保障，图书馆的功能也会逐渐萎缩。由于受经费限制，这几年新书补充太少，许多读者对图书馆都有不少意见。

因此，我们寄希望于领导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内外配合，群策群力，寻求改善办馆条件的最佳方案，千方百计增加投入。除了从主渠道争取学校按照教委颁布的《规程》比例增加拨款以外，还应当多渠道争取投入广开书源，多方面争取捐赠，以尽快改变当前的困难局面。自从争取捐赠的工作开展不久，就初见成效。老院长宋大能教授带头惠赠了一大批珍贵的音乐文献资料295种330册，价值600余元，是本馆建馆以来接受的最大一批校内个人赠书。十年间还先后收到校内马惠文、熊冀华、黄虎威等十几位老师及周书绅、许常惠、周文中、齐尔品夫人、Hans Pizka、日本作曲家协议会、捷克音乐基金会、埃德莱德音乐学院、德国和奥地利驻华使馆等数十个国内外友人和团体赠送的近千册书谱及音响资料，其中以香港四川籍著名爱国音乐家、我院钢琴系特聘教授周书绅先生惠赠的珍贵音乐书谱数量居冠，多达223册。

目前所赠书谱数量虽不算很多，但是质量较高，特色突出。对于我们这样一所处在困境中的“油尽”大学图书馆来说，确实称得上是“雪中送炭”，加强了支持教学科研的能力。读者赠书充分体现了对音乐教育事业全局和未来发展的关心。这种利在大家、功在千秋、无私奉献之举，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我馆对赠书收藏极为重视。赠书封面或扉页上加盖赠书专用章“此书谱系×××惠赠本馆”以资纪念外，还要进行专册登录，集中陈列于正在筹建的专藏文献陈列室妥为保护，也方便读者了解和利用。拟议中的专藏文献陈列室将分为四个部份：西南地区地方特色音乐文献、王光祈著述及研究文献、国内外友人捐赠文献、本院师生教学科研成果。目前还有一批校内外读者和友好人士正陆续同我馆联系赠书事宜。我们高兴地看到，已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从利用图书馆到关心、援助图书馆建设。只要领导重视增加主渠道的投入，加上八方热情支援，我馆不仅可以很快走出困境，而且还可以向着更高的目标——“中国西南地区音乐学科文献情报中心”奋进。

（川音图书馆：王嘉益）